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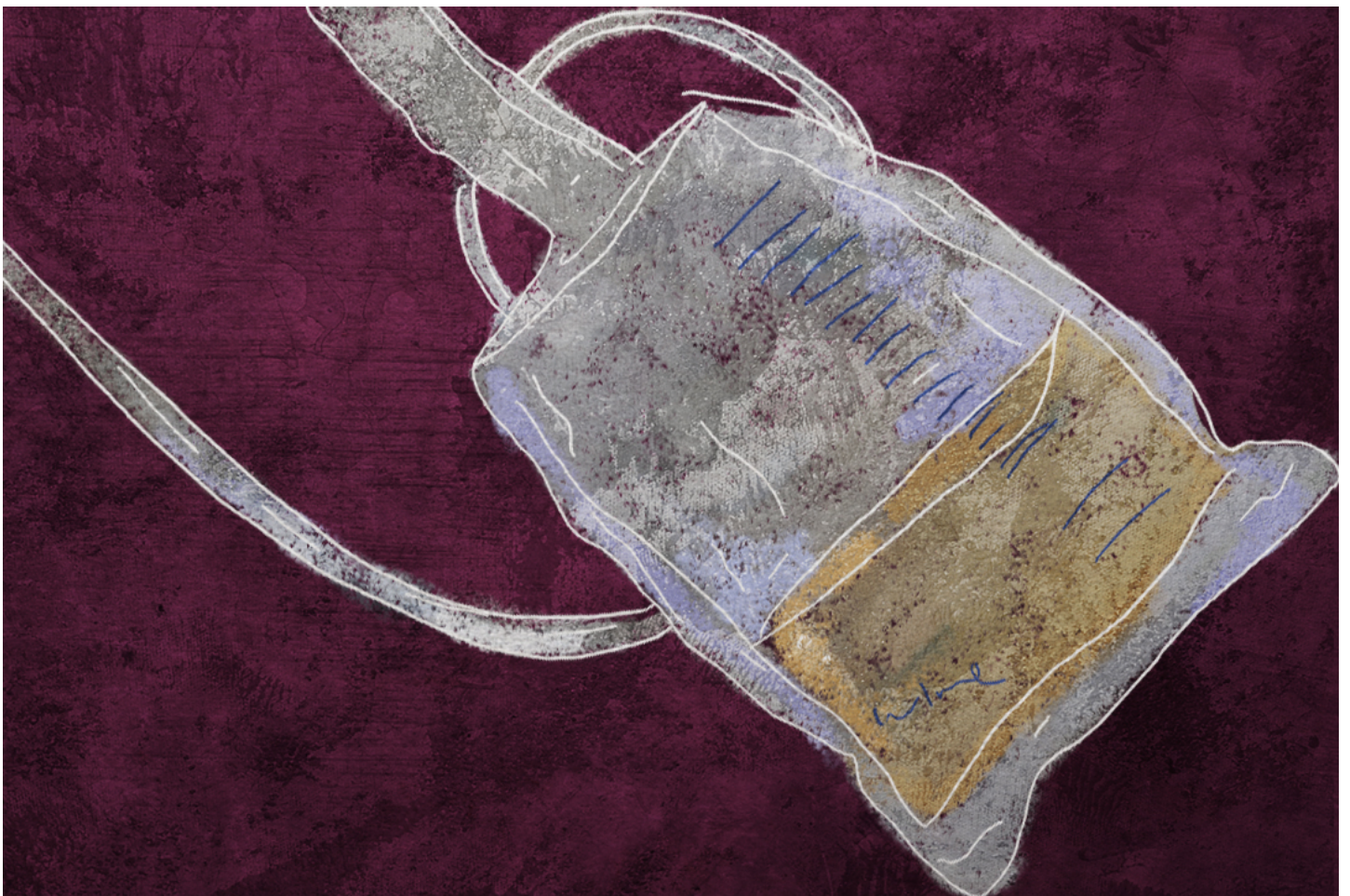
广场 生死观

病房笔记之十三

# 病房笔记：我想吃晚饭，然后这个急症病人获救了

前几天见他在病房内游荡，满脸无聊地打了个呵欠，与当晚相比真是判若两人。

Muk Lam | 2017-12-02



图：Alice Tse / 端传媒

随著年岁增长，我越发觉得欲望有如气球，那些无法得到满足的不断膨胀，伴随以几何指数上升尔后日渐麻痺的表面张力；张力越大，得蒙释放的那一刻便越令人满足，当人们越来越习惯欲望得到满足，满足感便从欲望被填满的瞬间，移师至期待欲望即将被填满前的期待感。

那晚On Call时，我的心灵正处于上述的满足状态当中：外卖饭盒已经摆好在会议室，只待我处理完手中的Case，就是吃饭时间了。而且这是件简单任务，病人昨晚因轻微贫血入院，当晚我同事就顺手抽了Type and Screen（又称配血，为病人输血前得事先抽取血液样本，测试有无抗体），不过见贫血不严重就没输血了。病人今晚开始血尿，MO（驻院医生）见他有Active Bleeding（活动性出血），便决定输两包血。输血过后又得抽血化验血红素及肾功能，我只须在电脑上替病人登录上述化验测试就大功告成了。

我怀著愉悦的心情拿过牌板，瞥见病人的维生指数时，不由得垮下了脸。

为甚么偏偏要在这种时候发烧呢。

我认命地拿出Culture Bottles（装著细菌培养液的瓶子，注射体液进去用以种菌），推著小车前往病人所在的床。这位病人是中年男子，过往一直健康，应该不会太难找到血管才对。快点抽完血，然后就能去吃饭了——我在心中默默为自己打气。

走到床前，却发现床边拉上了床帘。我探头一看，原来有两位护士正手忙脚乱地帮病人插尿喉。更准确的说法是阿Sir正在插喉，护士则按紧病人的四肢，病人似乎很不情愿地挣扎（插尿喉是相当痛的程序）。护士见我探进头来，又大概是瞥见了帘外的血车，便说：“你先做其他事情，我们插完尿喉再叫你进来抽血。”

“好难插啊？”

“是挺难的。”

其实这是我在吃饭前的最后一桩任务了。我在心里默默估算，站在门帘外滑手机确实是相当吸引人的选项，但我的晚饭时间会被推迟，菜也会放凉，而且我现在很饿。

## 为了吃饭

啊，好想吃饭。我当机立断滑身进入帘内说：“要不让我来吧。”

阿Sir闻言便放开病人的阴茎，退开半个身位。我往下审视他让我接手的任务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扔开覆于阴茎上的纱布，开始徒手操作（有戴消毒手套）。插尿管并非值得记叙的有趣经历，此处就插播插尿管的技巧吧。

第一点，我非常不喜欢隔著一层纱布施力。

插尿管（Foley Insertion）的名称只强调“插”字，实际上事前润滑才是最重要的。依前辈所言，插尿管前的润滑对最终插尿管会否成功，起了80%的决定作用。把润滑剂软管插进尿道口后，一定要大力挤，用力挤，把所有凝胶才搾干搾净才放手，反正你也不会再用到剩下的了。尿道无法容纳那么多润滑剂，透明的啫喱会自一开一合地从菱形尿道口中溢出（我一直觉得这一幕像鱼嘴吐泡泡，相当可爱）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用担心自己太浪费。

润滑过后就要正式插尿管了。男性尿道长，加上不少年长男性前列腺肥大，长路漫漫而且还要是障碍赛，比起女性而言难插很多。很多初学者帮男病人插尿管遇到阻滞时，就会像捉住阴茎乱抖乱来，以为能误打误撞直奔终点，这是错的！一不小心，还有可能插出False Tract（全新的跑道），令从此以后所有插进来的尿管都会误入此一歧途，非常麻烦！

谈到插尿管的正确方式，我们又得复习一下男体解剖学了。尿道自膀胱垂直伸下，穿越前列腺，在前列腺下方、阴茎基部打个U Turn，然后才在阴茎里面走向直路。有些人喜欢以90度提起病人的阴茎后插尿管，这样更易一头撞上U Turn壁面。正解是将阴茎用力往下扯、往前扯，把弯路扯成笔直的高速公路，尿管就能一路向西了。

尿管顺利没入尿道后，护士马上将其连上尿袋，只见棕色的尿液沿尿管涌入尿袋。流了那么多血，的确应该输血。护士满脸崇拜地望向我：“你挺厉害呢！”

“刚巧而已，”我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其实我以前做泌尿的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有我插不到的尿管。”



护士却没有理会我，离身便欲离去：“那你现在抽血吧。”

“吖，”我马上出言挽留：“你可以帮帮我忙按住他？他好像几乱，我怕他挣扎。”

病人的神智确实相当混乱。刚才帮他插尿管时，他已不断挣扎，不断尝试拍开我的手。如今尿管顺利插入，我好声好气地告诉他程序已结束，他也没甚么反应，仍旧皱著眉在床上扭来扭去。

## 神智不清

“.....他之前都是这样的？”待会又得去找回他的牌板，写一句Restrain prn（有需要时戴上拘束带）了，可恶我好想吃饭啊。抽完血再写完字就能去吃饭了，一定可以的。

“今日下午都好端端的，刚才要插尿管的时候才发现他混乱了。”

“一定是因为我们插到他太痛，插到他乱啰，哈哈.....”

“喔呵呵呵呵.....”

我和姑娘相视而笑。然后我叹了一口气：“.....麻烦你在这里帮我按多一会，我要去预约个CT Brain（脑部扫描），一会要多抽一组血吖。”

只要登录完脑部电脑扫描、走到位于病房另一端的药柜拿出Heparin（抗凝血剂）并以针筒抽取、再拣选出所有需要的血樽、再拖下病人的裤子找到股动脉、再以大针筒抽血、再以纱布按压五分钟、再移动至冰箱前方取冰然后以含Heparin的小针筒自大针筒中抽血然后再.....可恶！我要吃饭！吖！

一轮扰攘后，我提著本来要用的两樽血液培养液、以及因为病人神智不清而新增的五管血樽加上一袋冰镇鲜血，扔进标本箱就打算一走了之，却被护士叫住。

“Houseman（实习医生）！帮我填一张表格，叫血库先预备血吖！”

我死死气地走回电脑前：“那他要多少包吖？”

“四包红血球，两包血小板。”

“四包红血球，四包血小板？”

“四包红血球，两包血小板。MO说他血小板低，先预备两包咯。”

血小板略低者一般能如常生活，却不能照胃镜。贫血病人往往得接受胃镜检查确保无消化道出血，这么说起来这位病人确实有需要输血小板。话说回来，再不吃东西我也得胃出血了。

于是，经过插尿管、抽血、Book CT、填表格、找回牌板并写上Restrained prn后，我终于终于走向会议室。MO问我怎么那么晚，我含混地回应了一句“有个病人发烧，抽血弄久了”就开始对著凉掉的饭菜狼吞虎咽。我答得笼统，但也不算全错，要不是那病人发烧，我就不会走向他的床，就不会替他插尿管，就不会观察到他神智不清，就不会去Book CT开药柜抽其他一大扎血然后拿回牌板写字.....一般情况下欲望获得满足后，人的心灵总会有些空虚，但我当时只觉得，仆你个街！终于有饭食！

## 终于有饭食

当晚当值的MO早就到齐了，饱食过后顺手就开始讨论新症，开始Night Round（夜间巡房）。我理应知会上司，那位病人开始神智混乱一事，不过血液化验结果不会那么快回来，电脑扫描大概也还没做，现在告诉他们，也只是得个“知”字。我决定先吃饭。

“刚刚接收了一个阿婆，因为掉进火车底而被送进来。”

“火车底？”

“她都不是很肯定，说自己原来在车厢里面，跟住Syncope（失去意识）几秒，醒来时已经在火车底啰。”

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我嚼著煎蚝饼细声嘟囔：“穿越虫洞？”

“那应该会有目击者吧。”

“老公当时跟她在一起，听到其他乘客大叫‘有人在车底’，想说叫老婆都看看，没想到左望右望发现老婆不见了，望出车外才见到老婆在车底。”

“他老婆出院回家，一定让他跪玻璃啦。”

“等等，我最不明白的是，”我上司听了一轮没有重点的Presentation，终于忍不住出言打断：“为什么她会进来内科？”

“因为她Syncope咁嘛！”

我的Call机响起时，医生们已转去讨论其他话题，好像是某病人的Blood Smear（血液抹片）显示溶血（Hemolytic）反应之类的。我听不懂病理学，默默咬西柠鸡，空出一只手来接Call机，含混地说：“喂？”

“Houseman咁，”是刚才那位姑娘：“刚才要输血那位病人没有输血同意书，你过来签一下可以吗？”

“那病人这么乱，我想要Two MO Consent（当病人于精神上无能力同意接受或否决医疗程序时，由两位医生在基于病人利益的前题下签署的医疗程序同意书）才可以咯。”拜托了。我要吃饭。我要吃饭。你叫其他吃饱饭的MO去帮病人签字，好，吗。

此话一出，四位医生七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我。

## 让我吃完

我一惊，几乎被那瞬间咽下的鸡块呛住。虽然我那么说的确有点不负责任啦，不过你们都吃完饭了，去签一张同意书也不是那么过份吧？

我的上司问我：“你说他乱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护士说是今日下午开始.....”

上司没再追问，只是做了个手势让我把Call机递过去，对著Call机直接与护士沟通：“用了血小板没有？.....没有Consent不能用，好好，千万千万不要用吖。照样输血.....是，血照样输，不要用Platelet（血小板）。”接著便下手拨打ICU的电话。

另外三位医生则坐到了电脑前。我赶紧捧剩下那半盒金菇肥牛炒粉跟了过去。AC（副顾问医生）点击病人的电子病历，询问我：“刚刚你Order了CT Brain，是不是？啊，果然还未照。没关系，我们看看昨天那张。”

我聚精会神地咀嚼并盯紧屏幕，期望从黑白灰的影像中揪出一丝蛛丝马迹，却甚么名堂都看不出来。我自觉像个白痴，沮丧地说：“看不到有什么东西.....”

“正常啊。”AC笑笑道：“因为TTP本来就没什么可以看到嘛！”

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，指血小板在血管中自行凝结，造成血小板低下。教科书式的TTP有五大病症：血小板低（Thrombocytopenia）、血溶性贫血（Microangiopathic hemolytic anemia）、神经病变（诸如神智不清、癫痫等）、肾脏病变以及发烧。

医生们在我接Call机时，正讨论该位病人的血液抹片检查显示Microangiopathic hemolytic anemia，当时他们已经把TTP放入诊断名单上。事后回想起来，那位病人的棕色尿液应由Hemoglobinuria（血红素尿）造成。

往TTP病人体内输血小板只会令身体产生更多血小板凝块，反倒加重病情，是以我的上司马上叫停输血小板。

TTP是可治愈却必须迅速治疗的严重疾病，这位病人当晚就被送进ICU进行Plasma exchange（血浆置换），情况稳定后送回原先的病房，前几天见他在病房内游荡，满脸无聊地打了个呵欠，与当晚相比真是判若两人，让我好生感慨。

病人入院时已知他贫血兼血小板低，另外三项病症却在我眼皮底下逐项发作，一步一步推迟我的晚餐时间。如果我早走一步先去吃饭，自是无缘目击这一连串事件；但要是我留得太晚不去吃晚饭，又没办法披露他神智不清的关键信息。话说回来，要不是护士致电叫我签同意书，我也不会说出“他好乱”这三只字。内科病房时不时就有人发疯，但健康良好的病人突然神智混乱是彻底的Red Flag Sign，我还是不够警惕。

无论如何，即使我晚了知会MO，也根本压根儿没想到是TTP，种种机缘巧合还是让我的上司们迅速断症，总算是大团圆结局。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天意，回想起来，虽然经过许多波折，最终我还是能吃到饭，想到这一点，我就觉得前途还是很光明的。

### (病房笔记之十三)

生死观



如果你喜歡  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---

## 热门头条

---

1.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，创回归后历史新高
2. 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
3. 【616遊行全紀錄】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，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
4. 从哽咽到谴责，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
5. 李立峰：逃犯条例修订，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？
6. 零工会神话的“破灭”：从华航到长荣，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
7. 读者来函：望当局能知《逃犯条例》进退——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
8. 盾牌、警棍、催泪弹，19岁少年在612现场
9. 联署风暴、素人街站、组队游行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？
10. 韩粉的告白：坚决“非韩不投”，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

---

## 编辑推荐

---

1.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，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
2. 猝死的前总统，短命的穆兄会之春，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
3. 白信：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
4. 孔杰荣：香港“暂缓”修订逃犯条例，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
5. 叶健民：香港人小胜一场，但未来挑战更艰难
6. 催泪弹进化史：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，谁是数钱的大赢家？
7. 橡胶子弹、催泪弹和胡椒球，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
8. 林家兴：韩流涌入，“菁英蓝”vs“草根蓝”鸿沟愈来愈深
9. 叶荫聪：由反抗绝望到养育香港

## 10. 互联网裁员潮，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

---

### 延伸阅读

---

#### 生死观：离开病榻之前，那些男孩教我的事

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、最困难的时候，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？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？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，何时要厮守、何时要放手，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？

#### 生死观：陪产团与我——生产，一场温柔的盛宴

我吃了早餐、喝了咖啡，充气泳池有舒服的温水。有人照顾睡醒的孩子，持续好几个小时都有人轮流握紧我的手，在我汗流浹背时为我擦汗递水，连大宝都拿了几个心爱的玩具在我边陪伴著，观看胎儿娩出的过程，最后，我们一起进行胎盘拓印。

#### 生死观：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

“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，人生太复杂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。”外号“老三”，年轻时打打杀杀，两段婚姻，四个儿女；最后送他走的，是我、摄影师和社工。

#### 生死观：女儿婚礼的那一天，在强心针下停顿的心脏

他们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失去，延长这个过程，并不会使任何人会得益。既然失去是既定事实，就不必苦苦挽留。

#### 生死观：躺床15载，他的最大幸运

痛苦如此切身，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、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，我只能回答，生命是痛苦的。

#### 生死观：儿科病房里，谁来给我讲故事？

小孩子一句话，让坐在电脑前边抄病历边偷听的医科学生恍神，忘记湿疹的药方、血钾的浓度或是酒精的气味，在阳光与午膳倦怠中沉入电影开场前的黑暗。

#### 生死观：润唇膏小女孩，存储着我们的陌生爱准备过冬

一个人会在父母爱的余热下逐渐适应世界的冷漠，不过这群孩子没有这种安全气垫，硬著陆下往往粉身碎骨。这个世界对她的温柔又能持续多久？

#### 生死观：医院里，爱填不满的缺口

妹妹心上有一个小洞，没有出血，却通往无尽的黑洞。他却愿意倾自己一介凡人之力灌注，哪怕还是一片荒芜。

## 病房笔记：初出茅庐，一次必须Screw up的盆腔检查

我就跟第一次做探肛检查前一样那么紧张，应该说更加紧张，毕竟探肛只需要塞一根手指进去，盆腔检查却需要.....